

四
部
備
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四三冊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四三冊)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影印發行
中國書店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49·25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冊

(50)

明紀序

克家先大父工部公嘗本

欽定明史稿及諸家記載撰次明一代之事爲明紀未及成而卒紀用編年體起元至正十一年絕筆於莊烈帝崇禎元年自是至三王事皆未具又嘗欲據其大端著論以見意亦未暇以爲顧其略時見於彙本克家懼遺緒之遂泯續而爲之其爲論多采前人名言不足則附以己意新與著書之指不悖書既成復謹案兼采諸書著其所以去取作攷異若干卷乃推本先大父之意而言曰於戲自古有國家者曷嘗不鑒於勝國哉周書曰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孔子曰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而司馬遷論秦六國事亦引荀況法後王之言夫況所稱後王固嘗謂近世致治之主非秦暴比然秦暴而顛亦王者之炯鑒況明之傳祚越三百年其政治風俗皆有可觀者歟且夫加禮前代書法必公

聖朝之事也撰述往事以昭法戒儒生之責也我

朝代明在明社既屢之後於事無所嫌諱又於惠帝莊烈帝皆爲追諡而旌其殉國諸臣是非褒貶洵可服當時而垂萬世矣而承學之士綴輯舊聞間有論著非冗則疎求其無野史猥雜之譏得古人攷鏡之意勒成一書仰資

咸治蓋皆未之逮也惟我先大父殫數十年之力以有是編克家兢兢繕完弗敢失墜今書幸成庶幾上備

聖天子乙夜之觀覽於

國家斟酌古今之制有裨萬一顧身未得備員於

朝無所因而獻之用敢述其志事之始末謹書之以俟克家記

史分紀傳編年二體。而紀傳爲正史。晉書以後。或奉敕。或表上。或詔取。皆官書。編年之名。亦有二。曰鑑。曰紀。鑑始溫公。資治通鑑。李燾長編。亦皆官書。鑑之者。如陳王薛諸家。頗不盡然。迨國朝康熙乾隆中。

御批通鑑綱目

御批通鑑輯覽

御定通鑑綱目三編先後頒行惟

欽定明鑑未出。而鑑之爲官書。亦幾與正史等。故一時學者。於畢氏續通鑑。頗有異議。錄竹汀詹事與馮駕庭編修書。拒不作序。意固有在。所釋馮序。但志刊刻始末。不言撰述之旨。爲得體。亦良是其謂古來紀傳編年書。只有本人自序。而所援止馬班沈李紀傳之例。偏而不舉。知其爲通詞也。至紀則創自荀氏。亦受詔爲之。袁氏以下。有年紀大紀大事紀小紀之類。多私家著述。非通鑑之比矣。元和陳工部稽事先生學宗宋儒。以躬行實踐爲歸。貧而樂道。官曹部不受印結費。同時顧南雅通政。亦以理學名。嘗以禪語題其齋。先生曰。有意爲之邪。無意爲之邪。通政矍然立。撤之。著桂門初續稿六帙。中多吾鄉發潛蘊幽之作。桂芬見輯郡志。以其言必能傳信。採錄頗多。而先生一生精力所注。則在明紀一書。原本正史。而參以王氏稿。此外說部野史。間有采摭。必旁證覈實。而後著之。凡新異詭誕之說。置不錄。於三百年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故。瞭如秩如。不愧良史。攷荀紀在班後。排比班書。小有增損。移易。袁紀在范前。綴會謝承張珪等書。自出鑒裁。是書體例。一如荀紀。而荀紀率詔。袁紀自撰。則又與袁紀同也。昔人嘗言荀氏論多純正。袁氏論多放縱。人品心術。亦於此可見。論斷而快擇去取之間。一歸純正。不敢放縱。人品心術。亦於此可見。宋龔頤正嘗續溫公稽古錄。論者謂頤正非端士。故持論不及溫公。是史才有出於三長之外者。觀於先生書。益信。書凡六十卷。先生手

輯至五十有二卷而卒。文孫中書克家續成者八卷。謹嚴一秉先生之式恭攷。

御批通鑑輯覽分注福王年號。而唐桂二王。則別綴書後。顯示區別。與楊氏陸榮三藩紀事本末並列者不同。今於福王平書。於唐桂低一格。正合輯覽微旨。中書尋入張忠武幕府。與庚申之難。孤惟驥齋遺書。待母避海上。族人欲攫其書。惟驥齋甚謀於中書故人吳平齋觀察。以若干金贖之。書始完。無何蘇州書局補刻通鑑續通鑑既竣。觀察以其間言於前撫軍豐順丁公曰。若刻是書。即兩漢紀序。所謂綱線上下數千年間。優尋相接。其嘉惠後學。非刻一書一集之比者也。總校俞蔭甫編修亦德惠之。遂開雕。踰年書成。今撫軍南皮張公謂先生於桂芬爲鄉先哲。宜爲之序。桂芬不敢援錢詹事以爲辭。而但志刊刻始末。不言撰述之旨。則猶是詹事之意云。

同治十年夏六月吳縣馮桂芬序

明紀目錄

卷第一

太祖紀一 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太祖始
林兒年號稱鳳元年癸卯元至正十五年乙未太祖用韓
正二十三年癸卯即龍鳳九年也

卷第二

太祖紀二 起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至正二十七年丁未太祖
癸亥元年二十八年戊申太祖稱洪武元年國號明

卷第三

太祖紀三 起洪武二年己酉勢洪
武八年乙卯元七年

卷第四

太祖紀四 起洪武九年丙辰勢洪
武十六年癸亥元八年

卷第五

太祖紀五 起洪武十七年甲子勢洪
武二十三年庚午元七年

卷第六

太祖紀六 起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勢洪
武三十一年戊寅元八年

卷第七

惠帝紀一 起建文元年己卯勢建
文四年壬午元四年

卷第八

成祖紀一 起永樂元年癸未勢永
樂六年戊子元六年

卷第九

成祖紀二 起永樂七年己丑勢永
樂十四年丙申元八年

卷第十

成祖紀三 起永樂十五年丁酉勢永
樂二十二年甲辰元八年

卷第十一

仁宗紀一 起洪熙元年乙巳正月
是年十二月元元年

卷第十二

宣宗紀一 起宣德元年丙午勢宣
德十年乙卯元十年

卷第十三

英宗紀一 起正統元年丙辰勢正
統八年癸亥元八年

卷第十四

英宗紀二 起正統九年甲子勢正統
二十四年己巳英宗元六年

卷第十五

景帝紀一 起景泰元年庚午勢景
泰三年壬申元三年

卷第十六

景帝紀二 起景泰四年癸酉勢景
泰七年丙子元四年

卷第十七

英宗後紀一 起天順元年丁丑勢天
順八年甲申元八年

卷第十八

憲宗紀一 起成化元年乙酉勢成
化七年辛卯元七年

卷第十九

憲宗紀二 起成化八年壬辰勢成
化十五年己亥元八年

卷第二十

憲宗紀三 起成化十六年庚子勢成
化二十三年丁未元八年

卷第二十一

孝宗紀一 起弘治元年戊申勢弘
治六年癸丑元六年

卷第二十二

孝宗紀二 起弘治七年甲寅勢弘
治十二年己未元六年

卷第二十三

孝宗紀三 起弘治十三年庚申勢弘
治十八年乙丑元六年

卷第二十四

武宗紀一 起正德元年丙寅勢正
德四年己巳元四年

卷第二十五

武宗紀二 起正德五年庚午勢正
德八年癸酉元四年

卷第二十六

武宗紀三起正德九年甲戌訖正德十二年丁丑凡四年

卷第二十七

武宗紀四起正德十三年戊寅訖正德十六年辛巳凡四年

卷第二十八

世宗紀一起嘉靖元年壬午訖嘉靖三年甲申凡三年

卷第二十九

世宗紀二起嘉靖四年乙酉訖嘉靖七年戊子凡四年

卷第三十

世宗紀三起嘉靖八年己丑訖嘉靖十二年癸巳凡五年

卷第三十一

世宗紀四起嘉靖十三年甲午訖嘉靖十八年己亥凡六年

卷第三十二

世宗紀五起嘉靖十九年庚子訖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凡六年

卷第三十三

世宗紀六起嘉靖二十五年丙午訖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凡五年

卷第三十四

世宗紀七起嘉靖三十年辛亥訖嘉靖三十四年乙卯凡五年

卷第三十五

世宗紀八起嘉靖三十五年丙辰訖嘉靖四十年辛酉凡六年

卷第三十六

世宗紀九起嘉靖四十年丙寅訖嘉靖四十五年丙寅凡六年

卷第三十七

穆宗紀一起隆慶元年丁卯訖隆慶三年己巳凡三年

卷第三十八

穆宗紀二起隆慶四年庚午訖隆慶六年壬申凡三年

卷第三十九

神宗紀一起萬曆元年癸酉訖萬曆五年丁丑凡五年

卷第四十

神宗紀二起萬曆六年戊寅訖萬曆十年壬午凡五年

卷第四十一

神宗紀三起萬曆十一年癸未訖萬曆十四年丙戌凡四年

卷第四十二

神宗紀四起萬曆十五年丁亥訖萬曆十九年辛卯凡五年

卷第四十三

神宗紀五起萬曆二十年壬辰訖萬曆二十三年乙未凡四年

卷第四十四

神宗紀六起萬曆二十四年丙申訖萬曆二十七年己亥凡四年

卷第四十五

神宗紀七起萬曆二十八年庚子訖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凡五年

卷第四十六

神宗紀八起萬曆三十三年乙巳訖萬曆三十七年己酉凡五年

卷第四十七

神宗紀九起萬曆三十八年庚戌訖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凡五年

卷第四十八

神宗紀十起萬曆四十三年乙卯訖萬曆四十八年庚申凡六年

卷第四十九

光宗紀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光宗紀起泰昌元年庚申八月

卷第五十

熹宗紀一起天啓元年辛酉訖天啓三年癸亥凡三年

卷第五十一

熹宗紀二起天啓四年甲子訖天啓七年丁卯凡四年

卷第五十二

莊烈紀一起崇禎元年戊辰訖崇禎三年庚午凡三年

卷第五十三

莊烈紀二起崇禎四年辛未訖崇禎七年甲戌凡四年

卷第五十四

莊烈紀三起崇禎八年乙亥訖崇禎十年丁丑凡三年

卷第五十五

莊烈紀四起崇禎十一年戊寅訖崇禎十三年庚辰凡三年

卷第五十六

莊烈紀五起崇禎十四年辛巳訖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二年

卷第五十七

莊烈紀六起崇禎十六年癸未訖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凡二年

卷第五十八

福王始末

卷第五十九

唐王始末

卷第六十

桂王始末

明紀卷第一

賜進士出身工部候補主事虞衡司行走陳鶴纂

卽贈知府銜給雲騎尉世職內閣候補中書孫男克家參訂

太祖紀一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元至正二十二年壬辰太祖始從郭子興起兵濠州元至正十五年乙未太祖用韓林兒年號稱龍鳳元年春於元至正十三年癸卯即龍鳳九年也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諱元璋字國瑞姓朱氏先世家沛徙句容再徙泗州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鍾離母陳氏生四子太祖其季也以元天曆元年九月丁丑生其夕室中有光燭天自是夜數有光起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元至正四年大饑疫父母兄相繼沒貧無所依入皇覺寺爲僧尋辦食合肥歷光固汝穎諸州崎嶇三載復還寺其明年台州方國珍倡亂海上時天下承平有司憚於用兵一意招撫又三年穎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初樂城韓山童自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山童鼓妖言謂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間愚民多信之福通與其黨復詭言山童宋徽宗八世孫當主中國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爲亂事覺有司捕之急福通遂反陷穎州而山童爲吏所得伏誅子林兒逃武安山中至正十一年五月也福通據朱壘破羅山上蔡真陽確山又破汝寧府息州光州衆至十萬李二號芝蔴李亦以燒香聚衆與彭大趙均用攻陷徐州壽輝與鄭普勝亦以妖術聚衆爲亂陷蘄水縣及黃州路時所在蠶起多以紅巾爲號人皆謂之紅軍亦稱香軍十月壽輝僭稱皇帝卽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建元治平以鄭普勝爲太師定遠人郭子興者家富饒任俠喜賓客見天下方亂散家資與壯士相結十二年春二月集少年數千人據濠州徐壽輝遣陷湖廣江西諸郡縣時太祖年二十五謀避兵卜於神去留皆不言乃曰得毋當舉大事乎再卜之吉太祖大喜閏二月甲戌朔入濠州門者疑爲

謀執以告子興子興奇其狀貌解縛與語留帳下爲十夫長數從戰有功子興喜其次妻張氏亦指目太祖曰此異人也秋九月妻以所撫馬公女是爲孝慈高皇后始子興同起事者孫德崖等四人各稱元帥不相下四人者龜而蹙曰剿掠子興意輕之四人不悅子興多家居不視事太祖乘閒說曰彼日益合我日益離久之必爲所制子興不能從元右丞相脫脫復徐州李二走死彭大趙均用帥餘衆奔濠德崖等以其故盜魁有名共推奉之使居己上大有智數子興禮之而易均用德崖等諸諸均用曰子興知有彭將軍耳不知有將軍也均用怒伺子興出執而械諸德崖家將殺之時太祖方在淮北聞難馳至訴於大大曰吾在孰敢魚肉而奪者呼兵以行太祖亦甲而擁盾發屋出子興使人負以歸遂免冬元將賈魯月哥察兒等圍濠州乃釋故憾共守

十三年春賈魯卒圍解大均用皆自稱王太祖收里中兵得七百人徐達湯和陸仲亨等率先歸附子興以太祖爲鎮撫達濠人少有大志長身高輿剛毅武勇與太祖一見語合時年二十二未幾大死子早住領其衆夏五月泰州張士誠兵起有衆萬餘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受襲據高郵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方國珍請降於元浙東行省都事劉基言國珍首逆數降數叛不誅無以懲後國珍懼使人潛至京師賂諸權貴冬十月元授國珍徽州路治中賈基擅威福屬管紹興國珍愈橫時彭趙所部暴橫子興弱太祖度無足與共事乃以兵屬他將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略定遠聞張家堡有民兵號驍牌寨者無所屬太祖偕費聚往招之已定約其帥欲他屬太祖復偕聚往計縛其帥收卒三千聚又招降寨把頭得八百餘人

十四年太祖引兵趨定遠縣人毛麒扶令出降太祖喜留與飲食籌兵事悉當意初定遠人繆大亨糾義兵爲元攻濠不克元兵潰大

亨獨以衆二萬人與張知院屯橫湖山固守月餘太祖以計夜襲其營破之大亨與子走免比明復收散卒列陳以待太祖遣其叔貞諭降之命將所部以從太祖略地至妙山馮國用與其弟勝來歸見其被服儒雅奇之詢天下大計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爲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定遠人李善長者少讀書有智計習法家言策事多中太祖道遇之知其爲里中長者留置書記從容問曰四方戰亂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殺人五載成帝業今元綱既紊天下士崩瓦解公據產距沛不遠山川王氣公當受之法其所爲大業可成也太祖皆善之陸仲亨取大柳樹諸寨鄭遇霖取鐵佛岡三汊河諸寨趙德勝取全椒後河諸寨徐達等破元兵於滁州濶將至滁州太祖帥數騎前行花雲從猝遇敵兵數千雲舉鉞翼太祖拔劍躍馬衝陳而進敵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當兵至遂克滁州滁人范常杖策謁軍門太祖夙知其名與語意合留置幕下有疑輒問常悉以實對趙均用專狠益甚挾郭子興攻盱眙泗州必欲殺之太祖已取滁遣人說均用曰大王窮迫時郭公開心願爲大王不取且其部曲猶衆殺之得無貽後悔乎均用聞太祖兵甚感心憚之太祖又使人賂其左右子興由是得免帥所部萬人就太祖於滁子興至滁欲自王太祖曰滁四面皆山舟楫商旅不通非可旦夕安者子興乃已子興中譏言稍奪太祖兵柄太祖事子興愈謹將士有所獻孝慈皇后輒以遺子興妻子與又欲奪李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深倚之冬十月元脫脫大敗張士誠於高郵分兵圍六合太祖曰六合破滁且不免與耿再成軍瓦梁壘救之力戰度不敵引還元兵尋大至太祖設伏欄側令再成誘敵敗之乃還所獲馬遺父老具牛酒謝元將曰守城備他盜耳奈何舍巨

寇戮良民元兵引去太祖以四方割據戰爭無虛日命范常爲文禱於上帝曰今天下紛紛生民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儻元祚未終則羣雄當早伏其辜某亦在羣雄中請自某始若已厭元德有天命者宜歸之無使斯民久陷危苦太祖兄子文正姊子李文忠來歸撫文忠爲子令從己姓脫脫數敗士誠圍高郵蹙其外城城且下會元帝信讒言解脫脫兵柄削官爵以他將代之士誠乘間奮擊元兵潰走江淮亂益熾十五年春正月子興用太祖計遣張天祐等拔和州兵不戢范常言於太祖曰得一城而使人肝腦塗地何以成大事會子興命太祖統諸將鎮守其地太祖知諸將皆等夷莫肯爲下乃秘子興微期旦日會廳事時席尚右諸將先入皆踞右太祖故後至就左比視事剖決如流諸將瞠目不能發一語始稍稍屈議分工甃城期三日太祖工竣諸將皆後於是始出檄南面坐曰奉命總諸公兵今甃城皆後期如軍法何諸將惶恐謝乃搜軍中所掠婦女縱還家民大悅元兵屯新塘高望雞籠山絕和州饒道太祖率衆破之元兵知太祖出襲和州李善長設伏敗之元兵皆走渡江太祖威名日盛諸將來歸者善長察其材言之太祖復爲太祖布款誠使皆得自安有以事力相齟齬者委曲爲調護湯和長太祖三歲獨奉約束惟謹二月劉福通物色韓林兒得諸礪山夾河迎至亳僭稱皇帝國號宋建元龍鳳治宮闕以林兒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威文郁爲丞相福通及羅文素平章政事劉六知樞密院事遵道龍用事福通疾之命甲士擄殺遵道自爲丞相加太保事權一歸福通孫德崖饑就食和州太祖納之子興聞怒甚夜至和德屋引去前營已發德屋留視後營而其軍與子興軍鬪多死者子興執德屋鎖其頸與之飲酒聞太祖亦爲德屋軍所執大驚立遣徐達往代太祖縱德屋還德屋軍釋太祖達亦獲免子興憾德屋甚將甘心焉以太祖故彊釋之邑邑不樂

三月發病卒歸葬滁州。韓林兒懷郭天敘爲都元帥，張天祐太祖爲左右副元帥，天敘子與子也。常遇春來歸，遇春懷遠人，貌奇偉，勇力絕人，復臂善射，初從劉聚爲盜，聚終無成，歸太祖於和陽，未至，因臥田間，夢神人披甲擁盾呼曰：「起！」主君來驚寤，而太祖適至，即迎拜，無何自請爲前鋒。太祖曰：「汝特饑來就食耳，吾安得汝留也？」遇春固請，太祖曰：「俟渡江，事我未晚也。」太祖謀渡江，無舟楫，初募人俞廷玉及其子通海通源通淵廖永安及其弟永忠，結寨巢湖，有水軍千艘，數爲廬州左君弼所窘。夏五月，遣通海開道歸太祖，太祖大喜，親往拔其軍。元中丞蠻子海牙扼銅城關，馬場河諸險，潁河惟一港可通，亦久涸，水軍不得出，會天大雨，水深丈餘，太祖喜曰：「天助我也。」引舟出江，至和陽，遂擊海牙於峪口，元兵驚潰，船不利進退，巢湖諸將皆長於水戰，操舟若飛，再戰再破，元兵始定計渡江，諸將請直趨集慶。太祖曰：「取集慶必自采石始。」采石重鎮，守必固，牛渚前臨大江，彼難爲備，可必克也。六月乙卯，發江口，廖永安舉帆請所向，命直趨牛渚，西北風方驟，頃刻達岸，元兵陳磯上，舟距岸二丈餘，莫能登，遇春飛舸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應聲奮戈，前敵接其戈，乘勢躍而上，大呼跳蕩，元軍披靡，拔之，采石兵亦潰，緣江諸壘悉附，諸將以和州鐵爭取資糧，謀歸。太祖謂徐達曰：「渡江幸捷，若舍而歸，江東非我有也。」乃悉斷舟纜，放急流中，謂諸將曰：「太平甚近，當與公等取之。」遂乘勝拔太平，李善長預書榜，禁士卒剽掠，城下即揭之通衢，有卒違令，斬以徇，軍中肅然。執元萬戶納哈出，總管靳義赴水死，太祖曰：「義士也，禮葬之。」改太平路曰太平府，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自領府事，以李善長爲都事，汪廣洋爲令史，召陶安參幕府事，潘庭堅爲帥府教授，又命馮國用典親兵，李習爲太平知府，是役也，達與遇春皆爲軍鋒冠。時太平四面皆元兵，右丞阿魯灰中丞蠻子海牙等嚴師截姑孰口，民兵元帥陳瑄先水軍帥康茂才以數萬衆攻城，太祖遣

徐達等迎戰，別將潛出其後，夾擊之，湯和流矢中左股，拔矢復戰，與諸將破禽瑄先，并降其衆，阿魯灰等引去。俞通海等徇下諸屬縣，攻蕪湖，鄭遇霖戰死，第遇春領其衆，徐達取溧陽，常遇春守之，達又取溧水。秋九月，郭天敘、張天祐等攻集慶路，陳瑄先叛，二人皆戰死，瑄先尋爲民兵所殺，從子兆先收其衆，屯方山，康茂才移戍采石，與海牙犄角以窺太平。冬十二月壬子朔，釋納哈出北歸。元師大敗劉福通於太康，進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淮東鐵張士誠遣第士德由通州渡江入常熟，是歲太祖稱龍鳳元年。十六年春正月，倪文俊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據之。二月，張士德陷平江，湖州、松江、常州諸路改平江路爲隆平府，士誠自高郵來居之。時將士妻子輜重皆在和州，元蠻子海牙以舟師據采石，道中梗，丙子，太祖自將攻之，選驍勇王銘等爲奇兵，常遇春多張疑兵，分敵勢，戰方合，銘率敢死士大譟突之，遇春操輕舸衝海牙軍爲二，左右縱擊，大敗之，盡得其舟，江路復通。三月癸未，進兵方山，禽陳兆先，降其衆二萬六千人，皆疑懼，不自保。太祖擇驍健者五百人爲親軍，宿衛帳中，悉屏舊人，獨留馮國用侍榻側，太祖酣寢，達旦衆心始安。庚寅，攻集慶，國用帥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元兵於蔣山，元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嬰城固守，城破，猶督兵巷戰，或勸之遁，叱而射之，遂死於兵，參政伯家奴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蠻子海牙遁歸，張士誠康茂才降，太祖入城，召官吏父老諭之曰：「元政橫暴，干戈並起，我來爲民除亂耳，其人安堵如故，賢士吾禮用之，舊政不便者除之，吏毋貪暴，殃吾民，民大喜，過望，改集慶路爲應天府，置天興翼統軍大元帥府，辟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用之，並置上元江寧二縣，華御史大夫福壽以旌其忠。丁酉，徐達帥諸軍東攻鎮江，顧成與勇士十人轉關入城被執，十人皆死，成躍起斷縛，仆持刀者脫歸，導衆攻城，拔之，元守將段武平章定戰死，是役也，太祖數諸將不戰

下陽怒欲置之法李善長力救得解乃命達爲大將丁寧遣之達號令明肅城中晏然以鎮江爲江淮府沐英守之英太祖義子也號周舍時太祖多蓄義子周舍道舍馬兒柴舍真童金剛奴也先買驢潑兒保兒之屬至二十餘人道舍何文輝也馬兒徐司馬也柴舍朱文剛也保兒平安也攻下郡邑輒遣之偕諸將分守徐達之將發也太祖謂之曰聞有秦元之者才器老成汝當詢訪致吾欲見意元之元行臺侍御史秦從龍也達下鎮江訪得之太祖命朱文正李文忠率金綺造廬聘焉從龍與妻俱來太祖自迎之龍江時太祖居富民家因邀從龍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已卽元御史臺爲府居從龍西華門外事無大小悉與之謀嘗以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從龍薦故温州教授陳遇太祖發書以伊呂諸葛爲喻既至留參密議日見親信元復以海道萬戶招方國珍國珍復降於元國珍初作亂元出空名宣敕數十道募人擊賊海濱壯士多應募立功所司邀重賄不與敕有一家數人死事卒不得官者而國珍之徒一再招諭皆至大官由是民慕爲盜從國珍者益衆夏六月乙丑鄧愈帥華高等徇廣德路元守將嚴兵城下高以數騎挑戰不動高衝擊大破之遂克其城以爲廣興府使愈及邵成守之乙亥遣楊憲通好於張士誠其書曰昔隗囂稱雄於天水今足下亦擅號於姑蘇事勢相等吾深爲足下喜睦鄰守境古人所貴竊慕焉自今信使往來毋惑讒言以生邊釁士誠得書留憲不報秋七月己卯朔太祖爲吳國公置江南行中書省自總省事以李善長朱思賢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等數十人皆爲省僚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決於善長時又置行樞密院亦太祖自領之朱文正同僉院事又置帳前都指揮使司左右前後中翼元帥府五部都先鋒省都鎮撫司理問所提刑按察司兵馬指揮司營田司辛巳張士誠遣舟師攻鎮江徐達敗之於龍潭太祖遣達及湯和攻常州士誠兵來援達以敵狡而銳未

易力取乃離城設二伏以待別遣將王均用爲奇兵而自督軍戰敵退走遇伏大敗之獲其張湯二將初郭天敘戰死韓林兒以其弟天爵爲中書右丞已而太祖爲平章政事天爵失職怨望久之謀不利於太祖誅死子興後遂絕有一女事太祖後爲惠妃生蜀谷代三王九月戊寅太祖如江淮府謁孔子廟遣儒士告諭父老勸農桑尋還應天庚辰韓林兒將李武崔德破武關冬十月張士誠以書求和請歲輸粟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太祖答書責其歸楊憲歲輸粟五十萬石士誠復不報徐達進圍常州不下十二月改江淮府爲鎮江府十七年春二月耿炳文自廣興進攻長興敗士誠將趙打虎獲戰船三百餘艘禽其守將李福安等戊申克長興與太湖口與宣歙接壤爲江浙門戶太祖得其地大喜三月乙亥朔改爲長安州立永興翼元帥府以炳文爲總兵都元帥贊聚爲副守之溫祥卿者多智數辭亂來歸炳文引入幕府畫守禦計甚悉壬午徐達克常州丁亥以爲長春府己丑復曰常州府改武進縣曰永定晉陵縣曰京陵尋省京陵入永定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守之常與士誠接壤閉謀百出和防禦嚴密敵莫能窺是役也郭興晝夜不解甲者七月城下受上賞林兒將毛貴陷膠萊益都濱州山東郡邑多下時元將別不華屯寧國六安人朱亮祖者初爲元義兵元帥太祖克太平時得之喜其勇悍賜金幣仍舊官居數月遁去復歸於元數與我兵戰爲所獲者六千餘人遂入寧國太祖方取集慶未暇討也既克常州遣徐達等圍之亮祖突圍戰常遇春被創而還諸將莫敢前夏四月丁卯太祖自將攻拔之別不華降縛亮祖以見太祖曰爾將何如對曰生則盡力死則死耳太祖壯而釋之元百戶張文貴殺妻妾自刎死寧國之役花雲自常州赴之兵陷山澤中八日羣盜梗道雲操矛鼓譟出入斬首千百計身不中一矢還駐太平五月上元寧國句

容獻瑞家。張士誠遣左丞潘原明寇長安州敗走。六月趙繼祖等徇江陰張士誠兵據秦皇山吳夏攻奪之遂克江陰命夏爲指揮使守之時士誠據全吳兵食足江陰當其要衝扼大江扼南北襟喉士誠數以金帛啗將士竊覺太祖諭夏曰江陰我東南屏蔽汝約束士卒毋外交毋納通逃毋貪小利毋與季鋒惟保境安民而已夏奉命惟謹備禦修飾以敗敵功進樞密院判官。俞通海以舟師略太湖王銘流矢中右臂引佩刀出其鏃復戰降士誠守將於馬蹟山賊舟胥口呂珍兵暴至諸將欲退通海曰不可彼乘我寒退則情見不如擊之乃身先疾戰矢下如雨中右目不能戰命麾下士被已甲督戰敵以爲通海也不敵偏徐解去由是通海一目遂眇。劉福通率衆攻汴梁分遣關先生破頭潘渴長勇沙劉二王士誠趨晉冀自不信大刀教李喜喜趨關中毛貴出山東北犯元鎮守黃河義兵元帥田豐叛附於福通。秋七月徐達徇宜興使前鋒趙德勝取常熟張士德迎戰爲德勝所禽士德小字九六善戰有謀浙西地皆其所略定既被禽士誠大沮初士誠失長興常州江陰兵不得四出勢漸蹙士德用江陰王達計欲降於元以拒太祖至是使人間道貽士誠書言之士誠遂決計請降元江浙右丞相達帖睦爾爲言於朝授士誠太尉官其將吏有差太祖欲留士德以招士誠士德竟不食死。初莫天祐聚衆保無錫州士誠招之不從以兵攻之亦不克士誠既受元宣天祐乃降士誠累表爲同僉樞密院事。胡大海克徽州元萬戶吳鈞戰敗自殺守將八思爾不花遁改徽州路曰興安府鄧愈守之苗帥楊完者以十萬衆來攻愈激厲將士與大海合擊破走之鄧愈薦休寧朱升召問時務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太祖善之。八月癸丑劉福通陷大名衛輝路。康茂才取江陰馬馱沙敗士誠獲其樓船。九月婺源州元帥汪同來降。倪文俊謀殺徐壽輝不克奔貴州爲麾下領兵元帥陳友諒所殺友諒自稱平章政事。

閏九月自不信等陷興元遂入鳳翔其黨走入蜀。冬十月常遇春自銅陵攻池州吳積慶永安以舟師毀其北門入城敵艦百餘至復大敗之執徐壽輝守將。初張明鑑聚衆淮南以青布爲號得青軍又以善長槍稱長槍軍由含山轉掠揚州元鎮南王李羅普化招降之以爲義兵元帥贈年食盡謀擁王作亂王走死淮安明鑑遂據揚州屠居民以食糧大事言於太祖曰賊幾困若掠食四出則難制矣且賊黨可用無爲他人得太祖命大事急攻義兵千戶武德謂明鑑曰吾輩才雄萬夫今東顧西挫事勢可知不如早擇所依明鑑然之遂降得衆數萬馬二千餘匹悉送其將校妻子至應天改淮海軍元帥府爲江南分樞密院以大事爲同僉院事總制揚州鎮江改揚州爲淮海府大事有治略寬厚不擾而治軍嚴肅禁暴除殘民甚悅未幾卒。十二月己丑釋囚。徐壽輝將明玉珍帥斗船五十艘掠權川峽間將還時元右丞完者都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應募至欲殺之并其軍漢知之走出峽遇玉珍爲言重慶無重兵完者都與右丞哈麻亮不相能若回船襲之可取而有也玉珍意未決部將戴壽曰機不可失可分船爲二半貯糧歸汚陽半因漢兵攻重慶不濟則掠財物還玉珍從其策襲重慶走完者都執哈麻亮以獻壽輝壽輝授玉珍蜀行省右丞。李文忠年十九以舍人將親軍從援池州破天完軍驍勇冠諸將別攻青陽石埭太平旌德皆下之敗元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復敗苗軍於於潛昌化進攻淳安夜襲洪元帥降其衆千餘授帳前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路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死之。庚戌王弼取婺源州斯元守將鐵木兒不華。二月己巳朔毛貴據長蘆鎮尋陷濟南益引兵而北殺宣慰使董博齊於南皮陷鄆州犯鄆州略柳林以偪大都元帝徵四方兵入衛欲還都以避其鋒大臣諫乃止。太祖以軍與民失農業乙亥以康茂才爲營田使。初石

牌民朱定、販鹽無賴、與富民趙氏有隙、遂告變滅趙氏、授江陰判官、尋復爲盜、元遣兵捕之、定乃導張士誠陷平江、士誠以定爲參政而遣元帥樂瑞戍石牌、及太祖取江陰、瑞猶據石牌、導舟師往來其間、太祖命廖永安等擊之、桑世傑戰死、瑞亦降、張氏窺江路絕、三月己酉、錄囚、鄧愈李文忠會胡大海之師、自昱嶺關進攻建德路、道遂安、破長槍帥余子貞、逐北至淳安、又破其援兵、丙辰克建德、以爲建安府、尋曰建德府、文忠守之、楊完者以苗獠數萬、水陸奄至、文忠將輕兵破其陸軍、取所馘首浮巨筏上、水軍見之亦遁、初、巢湖諸將來歸、獨趙普勝逸去、歸於陳友諒、夏四月、陷池州、遣別將守、而自據松陽水寨、友諒尋據龍興路、遣熊天瑞守贛州、庚午、楊完者再攻徽州、胡大海擊敗之、轉攻建德、軍爲龍嶺、武德請於李文忠曰、此可變而取也、文忠問故對曰、乘高峴之、其部曲徙舉不安而聲震、文忠曰、善、即與鄧愈襲完者、覆其營、五月、劉福通攻下汴梁、元守將竹貞遁、遂迎韓林兒都焉、李文忠進攻浦江、禁焚掠、示恩信、義門鄭氏避兵山谷招之還、以兵護之、民大悅、張士誠雖去、僞號擅甲兵土地如故、達識帖睦迤在杭州、與楊完者有隙、陰召士誠兵士、賊遣史文炳襲殺完者、遂有杭州、陳友諒將鄧克明等陷汀邵、略杉關、元汀州路總管陳友定禦之、戰於黃土大捷、走克明、冬十月壬申、胡大海克蘭溪州、徐達邵榮攻宜興、久不下、太祖遣使謂曰、宜興城西、通太湖口、士誠饑道所由、斷其饑道、破之必矣、達乃遣丁德興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城、遂拔、改曰建寧州、尋復故、楊國興以右翼元帥守之、宜興既復、廖永安乘勝深入太湖、遇吳將呂珍與戰、後舟不繼、舟膠淺被執、永安長水戰、屢以舟師破士誠兵、士誠愛其才勇、欲降之、不可爲所囚、十二月癸酉、關先生等陷上都、毀諸宮殿、轉掠擾陽、胡大海攻婺州、久不下、太祖自將往擊之、命毛麒權理中書省事、徐達留守應天、常遇春等並從、取再成爲前鋒、屯縉雲

之黃龍山、以遏敵衝、命和州人王宗顯至婺州、謁敵宗顯潛得城中虛實、及諸將短長、還白太祖、太祖喜曰、我得婺以爾爲知府、是時元行省參政石抹宜孫守處州、其弟厚孫守婺、宜孫聞婺被兵、承制以胡深爲元帥、帥車師由松溪來援、太祖曰、道陞車戰、適取敗耳、命胡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破之、禽元帥季彌章、深遁去、德濟胡大海養子也、元樞密同僉賓安慶、與守將帖木烈思貳、遣都事緹城請降、癸未、太祖駐兵城西、城中人望見五色雲、如車蓋、以爲異、甲申、安慶開東門納兵、元浙東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戰死、執帖木烈思、石抹厚孫、太祖入城、發粟振貧民、改州爲寧越府、以王宗顯爲知府、潘庭堅同知府事、王興宗爲金華知縣、興宗故隸人、李善長李文忠皆以爲不可、太祖曰、興宗事我久、勤廉能斷、儒生法更莫先也、始置中書分省於寧越府、辟郡人吳沈許元胡翰戴良等十三人、會食省中、日二人更番講經史、陳治道、又辟范祖幹葉儀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太祖深禮貌之、祖幹及儀皆求歸、許之、旌祖幹孝行、表其所居曰純孝坊、戊子、遣主簿蔡元剛、招諭方國珍、命石抹厚孫爲書招宜孫、宜孫不聽。

十九年春正月乙巳、太祖謀取浙東、未下諸路、戒諸將曰、克城以武、戡亂以仁、吾比入集慶、秋毫無犯、故一舉而定、每聞諸將得一城、不妄殺輒喜、不自勝、夫師行如火、不戢將燎原、爲將能以不殺爲武、豈惟國家之利、子孫實受其福、庚申、胡大海克諸暨、張士誠守將宥遁、萬戶沈勝既降、復叛、大海擊敗之、生禽四千餘人、改諸暨爲諸全州、樂平人許瑗進謁曰、足下欲定天下、非延攬英雄不可、太祖喜、置幕中參軍事、命寧越知府王宗顯立郡學、宗顯故儒者、博涉經史、聘葉儀宋廉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沈徐源等爲訓導、自兵興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聲、未幾卒官、樂鳳知諸全州事、諸州人

楊恆爲州學師，恆固讓不起，鳳乃令州中子弟，即家問道，政有缺失，輒貽書咨訪。胡大海移兵攻紹興，馮國用卒於軍，太祖哭之，勸命其弟勝襲兄職典親軍。大海再破士賊兵，時禁釀酒，大海子首犯之，太祖怒，欲行法，都事王愷請勿誅，以安大海心。太祖曰：「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竟手刃之。方國珍謀於其下曰：「江左號令嚴明，恐不能與抗，況爲我敵者，西有吳，南有閩，莫若姑示順從，藉爲聲援，以觀變。」衆以爲然。於是遣使奉書進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文綺百匹。太祖復遣鎮撫孫養浩報之。張士誠大舉兵寇江陰，據幢蔽江，其將蘇同食駐君山，指畫進兵。吳良遣其弟積出北門與戰，而潛遣元帥王子明帥壯士馳出南門，合擊大敗之，俘斬甚衆，敵皆遁。三月甲午，赦大逆以下。張士誠寇建德，李文忠禦之東門，使別將出小北門，間道襲其後，夾擊大破之。丁巳，方國珍以溫台慶元來獻，遣其子關爲質。太祖卻其質，厚賜而遣之。毛貴之破濟南也，立賓興院，選用元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屯田三百六十所，每屯相距二十里，造輓運大車百輛，凡官民田十取其二，故得據山東者三年，至是爲趙均用所殺。夏四月，俞通海攻樅陽水寨，大破之。趙普勝陸走，盡獲其舟，遂復池州。張士誠復攻建德，李文忠破之大浪灘，乘勝克分水，立樞密分院於寧越府。常遇春守之。時耿炳文守長安州，吳良守江陰，湯和守常州，皆數破張士誠兵。太祖以故久留寧越，徇浙東。六月壬戌朔，還應天，以寧越重地，召胡大海使協守。張士誠將呂珍圍諸全，胡大海救之。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反灌珍營，珍勢蹙於馬上，折矢誓請各解兵許之。郎中王愷曰：「珍猾賊，不可信，不如因擊之。」大海曰：「言出而背之，不信，既縱而擊之，不武。」師遂還，人服其威信。元察罕帖木兒數破賊，盡復關隴，發秦晉之師，會汴城下，屯杏花營，諸軍環城而壘。韓林兒兵出戰，輒敗，學城守百餘日，食將盡，劉福通計無所出，秋八月，挾林兒從百

騎開東門，遁還安豐，後宮屬子女及符璽印章寶貨盡沒於寨。卒徐達進攻安慶，與張瑄勝自無爲陸行，夜掩浮山寨，走普勝，將胡總管追敗之。青山，逐北至潛山。陳友諒將郭泰逆戰沙河，德勝破斬之。九月，克潛山，達還鎮池州。常遇春移兵圍衢州，以奇兵突入南門，環城毀其戰具，急攻之，遂下。元總管馮浩赴水死，改衢州路爲龍游府。命王愷總制軍民事，愷增城濬濠，置游擊軍，籍丁壯得萬餘人，遇春部將擾民，愷械而捷之，市遇春讓愷，愷曰：「民者國之本，捷一部將而民安，將軍所樂聞也。」遇春乃謝愷，時饑疫相仍，愷出倉粟修惠濟局，全活無算。學校毀與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並新之。設博士弟子員，士翕然悅服。開化馬宣江山楊明並爲亂，先後討禽之。未幾，遇春從徐達守池州，趙普勝守安慶，數引兵爭池州太平。太祖患之，召普勝客使，潛入友諒軍間，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訴功，悻悻有德色。友諒銜之，疑其貳於己，以會師爲名，自江州猝至。普勝以燒羊迎於雁汊，甫登舟，友諒即殺普勝，并其軍。張士誠兵奄至常州，吳復敗之。忠節門吳良遣兵從間道，殲其援兵於無錫，士誠奪氣。元帝遣使徵糧於張士誠，賜之龍衣御酒，士誠自海道輸糧十一萬石於大都，歲以爲常。冬十月，遣博士夏煜授方國珍福建行省平章事，第國瑛參知政事，國珉樞密分院僉事，國珍名獻三郡，實陰持兩端，煜既至，乃詐稱老疾不任職，惟受平章印誥而已。俞廷玉卒於安慶軍中。耿再成侵處州，石抹宜孫分遣元帥葉琛胡深參謀林彬祖鎮撫陳仲真拒戰，會胡大海兵至，與再成合，大破之，進抵城下。十一月，壬寅，宜孫戰敗，與琛及章溢走建寧。處州遂下，深以龍泉慶元松陽遂昌四縣降。太祖素知深名，召見授左司員外郎，遣還處州招集部曲，從征大海，遂定處州七邑，再成守之。改處州路爲安南府，尋爲處州府。陳友諒之據龍興也，徐壽輝欲徙都之，友諒不可，既而友諒居江州，壽輝遽自漢陽來從之，友諒伏兵郭外，迎壽輝

入卽閉城悉殺其所部遂以江州爲都奉壽輝以居自稱漢王置王府官屬李善長等屬劉基宋濂葉琛章溢命處州總制徐炎招之二十年春正月改寧越府曰金華府二月元福建行省參政袁天祿以福寧降劉基不就徵徐炎使再往基遣炎實劍交作詩以爲劍書上獻天子斬不順命者人臣不敢私封還之遺基書數千言基始與宋濂等俱赴召三月戊子朔至應天太祖迎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紛紛何時定乎章溢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耳基陳時務十八策太祖大喜寵禮甚至太祖問陶安四人者何如對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謙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諫夏五月陳友諒以輕兵襲池州徐達與常遇春設伏大破之九華山下斬首萬人生禽三千人遇春曰此勁旅也不殺必爲後患達不可以狀聞而遇春先以夜阮其人過半太祖不憚悉縱遣餘衆於是始命達盡護諸將友諒挾徐壽輝東下攻太平元帥朱文遜知府許瑗院判花雲王鼎結陳迎戰文遜戰死文遜亦太祖義子史不傳其小字友諒遂攻城城堅三日不得入友諒乃以巨舟乘漲薄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城而登閏月丙辰朔城陷縛雲壽輝身大呼縛盡裂起奪守者刀殺五六人罵曰賊非吾主敵盡趣降賊怒碎其首縛諸將殺之雲至死罵益厲環鼎亦抗罵死方戰之急也雲妻邵氏祭家廟擊三歲兒泣語家人曰城破吾夫必死吾義不獨存然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撫之雲被執邵氏赴水死侍兒徐氏牽之抱兒行被掠至江州徐夜投浦家脫簪珥屬養之已復竊兒走過潰軍奪舟浮水渡江踰年乃達太祖所友諒既克太平志益驕進駐采石磯遣部將陽白事壽輝前戒壯士挾鐵擣擊碎其首壽輝死友諒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僭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興都督勝以下皆仍故官約張士誠合攻應天應天大震諸將議先復太平以牽之太祖曰不可彼居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

請自將迎擊之太祖曰不可彼以偏師綴我而全軍趨金陵順流半日可達吾步騎急難引還百里趨戰兵法所忌非策也或又議奔據鍾山或請速降之劉基獨張目不言太祖召入內基書曰主降及奔者可斬也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賊驕矣待其深入伏兵邀取之易耳天道後舉者勝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矣乃定計馳諭胡大海攻信州以牽其後而令康茂才以書給友諒令速來李善長以爲疑太祖曰二寇合吾首尾受敵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友諒聞茂才爲內應果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木橋使歸太祖易橋以石於是常遇春以五翼軍伏石灰山徐達屯南門外楊環屯大勝屯張德勝等以舟師出龍江關趙德勝守虎口城太祖親督軍盧龍山孝慈皇后盡發宮中金帛犒士友諒至江東橋見橋愕然呼茂才不應知爲所紿乙丑戰於龍灣諸將欲急擊之太祖曰天且雨趣食乘雨擊之須臾果大雨士卒競奮雨止合戰趙德勝力戰殺傷相當伏兵起渴勝華雲龍躍馬大呼擣其中堅廖永安張德勝應諸將奮擊友諒軍披靡遇春達茂才等夾攻大破之友諒乘輕舟走張德勝追敗之慈湖焚其舟倉通海禽其七帥逐北至采石大戰張德勝歿於陳王銘突敵陳敵鎗藥刺銘傷頰銘三出入殺傷過當渴勝合諸軍蹙之友諒復大敗遂棄太平走江州遇春等進復太平乘勝取安慶大海亦引兵克信州以爲廣信府時信方絕糧或勸大海還師大海曰此間楚練喉也可棄之乎築城浚隄留守不去先是軍糧少所得郡縣皆徵糧於民民甚以爲苦大海言於太祖己之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爲提舉六月更築太平城石抹宜孫自建寧收集士卒欲復處州壬子攻慶元爲耿再成所敗還走半道遇鄉兵被殺部將李彥文葬之龍泉太祖嘉其忠遣使致祭復其處州生祠時徐壽輝將歐普祥守袁州黃彬說之曰公與友諒比肩奈何下之友諒驕恣非江東敵也保境候東師嘗不失富貴秋